

「」 辉论智艺

观妙观微,和合中西
陈国辉《意象澳门》重彩水墨三部曲

■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原馆长 鲁椎

陈国辉是当代粤港澳大湾区深耕新东方主义彩墨创作与理论研究的艺术家,其依托澳门城市大学获批的国家艺术基金创作项目《意象澳门》三部曲,以《淇澳青阳》《莲峰绯云》《幽海湛露》为载体,立足澳门独一无二的中西文明交汇特质,以重彩水墨为媒介,结合老子“观妙、观微”的东方哲学思想,完成了对澳门城市文脉、山海气韵、古今流变的深度艺术转译,实现了传统水墨语言的当代突破与文化外延的极大拓展。

《道德经》有云:“常无,欲以观妙;常有,欲以观微。”观妙,是观天地无形之本、混沌生机;观微,是观万物有形之界、人文痕迹。一虚一实、一隐一显,构成陈国辉整套创作的底层逻辑,也让这套城市题材绘画跳出普通风光描摹,具备了哲思高度与学术厚度。

《淇澳青阳》主打以形入妙,以色载道,是三部曲中最富天地气韵的作品。画家独创专属澳门的“澳门绿”,以数十遍矿物色彩层层积染,弱化建筑、山海

的硬朗边界,让路环山林、海湾晴光、城郭光影融为一体。画面褪去具象地标束缚,不求一物一景的写实复刻,而是萃取这片土地温润、清和、生生不息的自然本源。以水墨重彩的氤氲之态,消解中西建筑形制的差异对立,尽显东方美学“浑然归一”的观妙境界。其艺术价值,在于将传统青绿山水从古典山水范式中解放,赋予现代滨海城市全新的东方气象。

《莲峰绯云》侧重循界观微,以迹明史,聚焦澳门独有的中西共生人文底色。作品独创“鹿鸣红”视觉体系,以现代几何重构画面结构,将葡式建筑的理性几何、东方山水的层叠韵律、老城街巷与现代楼宇的古今边界清晰呈现。所谓“微”,即是边界、分野、交融的痕迹。数百年来,澳门作为中西文化对话的窗口,所有文明碰撞、兼容共存的历史肌理,都凝于这幅绯红色的城市图景之中。画家尊重历史有形的人文边界,以可视化的艺术语言,记录中西艺术、建筑、审美交融的独特轨迹,极大地拓宽了当代山水的人文叙事边界。

《幽海湛露》实现妙微合一,虚实共

生,是整套系列的升华之作。画家独创“星汉蓝”色系,融合石青、贝粉与微光质感,绘就海天浩瀚、星河垂落的无形意境,是天地幽远之“妙”;而岸线山体、古筑新楼、街区轮廓秩序井然,是人间具象之“微”。作品借鉴时空叠影的当代构图,将历史静穆与现世繁华并置,让古老东方的空灵哲思与现代都市的视觉张力完美平衡,真正做到:无形涵有形,大道纳万象。

从艺术价值来看,陈国辉的新东方主义彩墨,走出了一条温和渐进的创新之路。既不复古泥古,也不盲目西化,通过色彩体系独创、皴法几何提纯、时空构图重构,为跨文化城市水墨创作建立了全新范式,让传统重彩具备了当代审美与国际传播力。

从社会价值来看,本项目充分彰显了国家艺术基金的时代站位。以澳门中西和合的独特地域基因入画,用纯正的东方艺术语言阐释“和而不同”的中华文明内核,以艺术之力记录湾区文脉、讲好中国融通包容的文化故事,为当代岭南艺术、澳门主题创作树立了独树一帜的标杆。



■《意象澳门：淇澳青阳》，陈国辉，129×248cm，彩墨纸本 2025年9月

「」 数钟欽欽

“笔墨当随时代”的误解何时休

■资深媒体人 梁志钦

不少人对清代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存在较大的误解,石涛约1703年(62岁)在扬州题的一段画跋,全文如下:“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上古之画迹简而意淡,如汉魏六朝之句。然中古之画如初唐盛唐,雄浑壮丽。下古之画如晚唐之句,虽清洒而渐渐薄矣。到元则如阮籍、王粲矣。倪黄辈如口诵陶潜之句‘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而枯煎’,恐无复佳矣。”这段话近百字,但今天流传的只有开头六个字“笔墨当随时代”作为口号,却完全忽略了石涛题跋后半段对“随时代”后果“渐渐薄矣”的严厉批判。这是一声喟然长叹,说的是“一代不如一代”,是对随波逐流的批评。

误解的关键在于一个“当”字,“当”字在这里,可以有两种意思,一种为“应当”,另一种为“倘若”“假设”,结合后面的内容,应该为后一种意思。但目前显然大多数人都理解为前一种,但这样的意思跟整段显然是不通的。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后人乐意把这句话理解为前一种意思?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0世纪以来,中国画坛面临中西碰撞、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革新派需要一面旗帜、尤其需要古人权威来为自己背书。石涛是“四大画僧”之一,傅雷称他“六百年来天才最高之画家”,张大千一生临摹其作被称为“第二个石涛”,截取他的话作为令箭,似乎比其他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

影响最大,甚至直接变成金科玉律的,恐怕还得数傅抱石在1959年,发表在《人民日报》的《笔墨当随时代——看贺天健个人画展有感》一文,他将石涛此言当作权威论据,称“脱离时代的笔墨,就不成其为笔墨。贺老的成功处,我想就在这儿吧”。

从此,“笔墨当随时代”既契合求变者的心理,也成了可以被包装成“与时俱进”的艺术口号。石涛语境中的“时代”是“时流”之意,但傅抱石文章的影响,“笔墨当随时代”六字被等同于“艺术要与时俱进”。

倘若我们回到笔墨本身去看,水墨画的古代画论也并没强调“时代”的因素,南朝谢赫六法,“气韵生动”列第一,且是其余五法的总纲。这个标准不因时

代而变,唐代张彦远说“气韵不周,空陈形似”,宋代郭若虚说“气韵非师”。气韵生动的本质是生气,而非“时流”。一幅画有没有生命力,跟它画的是宋代山水还是现代都市无关。唐代张璪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师造化的目的是为表达心性,笔墨是从心里出来的,不是从时代里出来的。一个画家的笔墨,最终取决于他的修养、品格、眼界、心境,这些会受时代影响,但不被时代决定。

所以,回到那六字口号,笔墨不但不能“随”时代,而且笔墨应该“化”而能转,更如石涛一样“借古以开今”,反对盲目追随时代风气。他在《苦瓜和尚画语录》中强调“搜尽奇峰打草稿”“吾自用吾法”,主张画家应直面自然、抒发胸臆,而非屈从于时流。

「」 粤味东方

■著名美食家、西关楼创始人 梁世华

常有客人问我,粤菜到底好在哪里?我总说,粤菜不只是味蕾上的事,它是岭南人骨子里的“脾气”,是这片水土养出来的人情世故。一口菜下去,你尝到的不只是鲜味,还有千年商都的气质。

广东倚珠江、临南海,这样的水土,让这片土地早早打开了望向海洋的窗口,也让先民养成讨海营商、脚踏实地的性子。千百年来,岭南沉淀出务实、包容、重情、应时的文化性格——而这些性格,早已深深融入一汤一菜、一烹一饪之中,让每一味粤味,都藏着岭南人的生活哲学与精神底色。

其一,“求真”。岭南人务实,不尚虚华,凡事讲求实际,吃也是如此。粤

品味粤菜 尝千年商都气质

菜最讲“镬气”和“原味”,不同于诸多菜系重重油重调味、以佐料夺味,粤菜烹饪素来恪守“清而不淡、鲜而不腥、嫩而不生”的准则,少用厚重酱料,以蒸、焗、煲、灼等温和技法,最大限度保留食材本真。真正需要调味时,从来不为掩盖食材,而是为托出食材本来的面目。一条鱼好不好,清蒸便见分晓;一尾虾鲜不鲜,白灼一试便知。好厨子不需要浓油赤酱来遮丑,好食材也不靠重口味撑场面。对“本味”的这份执着,正是岭南人务实精神的投射:东西好不好,不靠包装,靠真材实料。这恰是岭南文化务实纯粹的写照,岭南人处世不喜欢张扬浮华,求真务实、质朴守真,这般品性,尽数凝练在清淡鲜醇的粤味之中。

其二,“包容”。广州是千年商都,自汉开海上丝路起便是万商云集之地,

清代十三行时期更有“天子南库”之称。千百年来,南来北往的商旅带来各色食材与技法,岭南人照单全收、融会贯通。粤菜里有南洋的咖喱香,有西洋的焗烤法,有中原的面食功夫,却又不失自己的根。远渡重洋的华侨,又把一碟叉烧、一碗云吞面带到了五大洲,让粤菜成了海外华人舌尖上的乡愁。

粤菜从不固步自封,善于吸纳南北菜系、中西烹饪之长,本土化改良后自成一派。不偏执、不排外,包容万象却不失本心,正是粤地开放包容、通达变通的地域胸襟。

其三,“重情”。岭南人吃饭,从来不是单纯果腹。一汤一菜里有人情往来,有长幼尊卑。广府人饮早茶,可以“一盅两件”坐上整个上午,不为吃饱,为的是“倾偈”、叙旧、谈生意;逢年过节

一家围桌,鱼头朝向长者,好菜先让老人小孩。冬至大过年,团圆饭更是雷打不动的仪式。食物是岭南人社交的媒介,也是情感的载体——人情的冷暖,家族的绵延,都在一饭一汤之间。

其四,“应时”。岭南四季温润,但节气分明、湿热交替,“不时不食”便成了粤菜的铁律。春吃春笋芥菜,夏煲冬瓜薏米祛湿,秋炖雪梨银耳润肺,冬焖羊肉进补。市井人家买鲙,先问“咩嘢当造”;老火汤的汤料,跟着二十四节气轮转。一煲时令汤水下肚,人便和节气通了气。顺应天时,是岭南人对自然的敬畏,也是把日子过出滋味的生活智慧。

纵观粤菜千年流变,清鲜本味是广东人的纯粹本心,兼容创新让我们具有开阔格局,烟火人情则是饮食的温暖底色。